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八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四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八　　宋　王與之　撰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王昭禹曰鄉師教官之長也所以教其屬故謂之師

易氏曰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鄭康成曰聽謂平察之○劉執中曰六鄉大夫既專

其鄉之治矣此又聽其治者大事非鄉大夫之可斷

者鄉師受而聽其治大司徒審而聽其斷○賈氏曰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令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鄭鍔曰小司徒有九比之法以稽夫家之數謂之比法鄉師用法則謂之國比之法言其法乃國之法而非鄉師之所制也○林氏曰即大司徒五家為比之法○項氏曰小司

徒先貴賤鄉師先老幼盖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可任為軍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之類戒之使謹令之使行糾之使不肆禁之使勿為○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癈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强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王氏曰小司徒使登六畜辨其物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師田役為事則所須馬牛而已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為

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始乃所以為治鄉之教也○史氏曰凡皆視小司徒但主一鄉之事耳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王昭禹曰大役任衆力役之大者若城郭溝渠之役○史氏曰未役為民既役為徒○鄭康成曰至至作部曲也○王昭禹曰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為州民所居曰里而所役之民出於州里役要役數之要書欲

知役數之多寡○鄭氏曰所遣民徒之數○項氏曰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遺役之本數以攷司空治役之章程○鄭氏曰辟功作章程○鄭司農曰辟法也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吕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苟司徒不攷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則民必有告病者故鄉師專攷司空之辟緜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黄氏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鄉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鄉師受州里比要而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其餘則司馬受要而攷之者察其事之不攻堅也

凡邦事令作秩叙

王昭禹曰凡有所興治皆謂之事言邦事則非鄉里之自興治者也秩則制其常賜之多寡叙則差其事治之先後作秩叙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黄氏曰周禮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典秩叙廩食等次也凡以事役民夫為秩宫伯曰月終則均秩歲

終則均敘鄭曰秩祿廩敘才等至鄉師令作秩敘則曰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當作也

○鄭鍔曰謂之作則因所役之事始作之量功大小為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葅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鍔曰茅可用以縮酒〇鄭康成曰葅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盖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

祭藏其隋是歟亦可用以藉○鄭氏曰葅讀為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甸師言祭祀共蕭茅矣鄉師又共茅葅司巫則共葅館蓋甸師共以縮酒鄉師所共以為藉何以知其然觀甸師言共蕭茅蕭以祭肺茅以縮酒皆求神之所須也共於王藉所以見其誠此言茅葅葅藉也藉祭器之所用則多矣故共於六鄉所以致其備司巫則以其多也又為館以藏之○項氏曰縮酒以達氣故天官主之束葅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鄉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鄭鍔曰不有以正之則所出者或非其夫家衆寡之正數不有以治之則所聚者或違乎會同軍旅之戒禁此鄉師平日掌戒令糾禁之職也

鄭康成曰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

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賈氏曰梩者或解以為插或解以為鍬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易氏曰戮則不特誅之而已小司徒之用衆庶遂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誅而鄉師四時之田與此言戮者軍旅會同事大體重以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鄭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

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音舊而治役

鄭司農曰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鄭康成曰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

賈氏曰柩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

亦謂監督役人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鄭司農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

所謂封者涖謂臨視也○鄭康成曰匠師主豐碑之

事執斧涖之使戒其事

賈氏曰檀弓云公室視豐碑鄭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

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

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其棺當於壙上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王氏曰葬而治役正其挽匶之行列故執纛以為儀已窆而涖匠師則以防匶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為威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黄氏曰四時田法詳在大司馬鄭言人徒及所當有蓋一端也○鄭鍔曰先王四時之田因農隙講事以

教民坐作進退之節然田畒之民三時務農安知講武之備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卒旅久而或廢一旦集之于田安能無失事之愆田法雖掌於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鄉師故於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器伍兩卒旅無有或闕之人觀唐明皇初元幸新豐講武驪山之下召兵二十萬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謂

其有功不殺以唐紹制軍旅不肅而斬之未嘗不痛紹之無辜而恨明皇之不審也夫以即位之初號令未明紀律未定一旦合二十餘萬不教之兵而閱之遽怒兵容不肅而斬其官此何理也

王昭禹曰鼓鐸以聲衆旗物以麾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脩則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其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

法之所寓也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黄氏曰鄉師致衆庶各致其鄉之民也將田先閲於其鄉而以司徒之旗致之使知有所統也○易氏曰大旗鄭氏以為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鄉也鄉當建旜必建旗者盖九旗之為用有所將者有所畫

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為旜則無所畫熊虎為旗則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為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揉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為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黄氏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絶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絶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

後之屯○鄭康成曰辨別異也○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司馬曰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為六司常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為三夫師軍將也縣鄙六遂也家采地也鄉六鄉也野公邑也百官以職事從於王者也司馬之田六者畢至然則鄉師於司徒之田而以旗物辨鄉邑鄉則六鄉矣而六

遂無預馬邑則公邑矣而采地無預馬豈非鄉師之職不出於六鄉歟○鄭康成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

○黄氏曰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者也

賈氏曰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

鄭鍔曰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於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鄉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別之慮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

亂則巡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巳田得禽或爭所獲則為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鬬之禍其法如此非惟民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為司馬者亦無失律之愆矣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鄭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

月命雷且發聲○鄭鍔曰周家春夏秋冬有蒐苗獮狩之事皆徵令鄉遂之民而又有公旬用民之日有屬民讀法之日皆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振木鐸以徇之使聞其所警而自知可謂上素信於其下民習知於其政可以無為而治○王氏曰市朝衆所聚之地使皆聞而知之也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古艱字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艱阨餓乏

也○鄭司農曰賙讀為周急之周○黄氏曰施惠即遺人鄉里之委積以恤囏阨鄉法本教其民相救相賙而上之德意當先之故歲時使鄉師賙其囏阨以上命施惠野自甸以往非鄉師所治欲使民皆識此意教法大抵皆自鄉推行之○易氏曰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内外言也○鄭鍔曰此施惠與司救同必使之稱王命以施布者明其恩出於天子也盖民之感恩常在於囏阨之時君之得民常本於賑貸之惠田氏執齊之政有意得

民賦粟之際以私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故齊民知有田氏而不知有公齊卒為田氏所有為天下國家者詎可使恩出於臣下邪然則以王命施惠言於鄉師又於司徒言之聖人之意微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鄭鍔曰非特鄉師考六鄉以詔廢置而已司諫縣師皆言以詔廢置者司諫以時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則所攷者

人才之賢否也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則所攷者夫家之衆寡也鄉師以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其語同而意異然詔上以行升黜則一而已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賔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鍔曰先王之世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非特用之朝

廷又用之閭里民日從事於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鄉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為之人衆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器用備故觀其人所聚之衆寡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比五家耳財適足以制吉凶弔祭之二服故比集財為之而一比共用焉器則未能備也閭二十五家財適足以制簠簋鼎俎之器故閭集財以為之而一閭共用焉族之

百家財適足以制夷槃輁軸之器故族集財以為之而一族共用焉○鄭康成曰三者民所以相共也至於射器則定其位有物課其功有筭諂之有旌節之有鼓有弓有矢有侯有布用財多故合五百家之財而為之賔器則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有爵有罍有笙有瑟其用尤多故合二千五百家之財而為之然後共用也○鄭康成曰為鄉大夫或時賔賢能於此州吉凶禮樂之器即閭族黨州所共者是已○王昭禹曰吉器非必祭器凡

飲食冠昏之屬皆是凶器非必喪器凡干戈戚揚之屬皆是禮樂之器非必賓射之器凡有其具於禮樂者皆是吉凶禮樂之器衆矣故集一鄉之財為之然後足以供也然止於一閭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於鄉也鄉大夫或有一鄉吉凶禮樂之事不可取諸閭族州黨宜合一鄉之財為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服器不備則鄉又為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教成矣鄉師稽其器馬慮其財不足而器不備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然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

之祭酺禜禜會民而射于序索鬼神而飲酒之類皆用夏人之正故歟後世禮樂之器縉紳大夫尚無能知而况欲民知之而成俗哉○王氏詳說曰鄉器有出於民者有出於公者比之吉凶二服閭之祭器族之喪器此出於民者也黨之射器州之賔器鄉之吉凶禮樂之器此出於公者也何以知其然邪曰以酒正之文約之而知之也葢酒正有公酒之文夫鄉之鄉飲酒州黨之鄉射皆得用公酒自族而下則春秋

祭酺但自為酒以相酬酢耳夫所飲之酒出於公則所用之器亦出於公家之所為也所飲之酒出於私則所用之器亦出於私家之所為也豈非公事之小者私家之所易為公事之大者私家之所難辦令王昭禹以鄉器皆集民財而為之則是射也賓也吉凶禮樂也皆為行禮以教吾民而反取吾民乎又非周公行禮之本心也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所謂吉凶二服與夫祭祀喪器亦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為之

案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里布屋粟不輸之於公而復用之於民亦仁政矣此族師閭胥皆以掌其罰為言者此也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王昭禹曰六鄉之吏各主教其所屬之民或書其敬敏任恤或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若此之屬無非教矣然教之不明也常起於辭之不正辭茍不正則言偽而辯

順非而澤飾智以驚愚訛言以惑衆將至於不可禦矣○易氏曰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僻而堅學非而博者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賈氏曰稽器謂考鄉中禮樂兵器等○王昭禹曰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曰稽其足否與良窳鄭康成曰展猶整具也○賈氏曰展事謂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王昭禹曰凡施於名物者無非事也鄭鍔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遵守法職而可賞者也教

法須於上而為非聖人之言器用制於鄉而有不舉之禮是違法曠職而可誅者也故以詔上而行誅賞則黜陟幽明又不特詔廢置而已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陳及之曰六鄉之地鄭氏謂在四郊中然秋官鄉士掌六鄉獄而云掌國中以此知不獨在四郊亦有在國中者所以置六鄉者以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於六鄉之中每家出一人以為定貟供徒役之事故

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王氏曰鄉老公也尊之於
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
屬而無職○易氏曰天下達尊三鄉老兼焉故在朝
稱公在鄉稱老不列以職故上與天子坐而不為偪
下與百姓相親而不為褻惟道所在方其在鄉稱老
則三年大比乃與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而行賔
興賢能之禮則三公北面而州長百姓得與其列建
外朝之位則三公面三槐而州長衆庶亦在其後盖

州長即鄉大夫以下也百姓衆庶即前日賔興所帥之衆寡也道之所在下親乎民上親乎君超衆職之表而能宰制衆職者乎○禮庫曰周公之書三公無職與王而論道盖公議所自出至於命鄉論士鄉老以三公之貴而進退其間又公議之所由定至於陳詩納言通工商士農之謗大抵不過下酌民言以扶持公論於上耳　○黄氏曰鄉大夫猶有職掌鄉老惟大比興賢能獻書于王則與焉所謂師也父兄也六鄉三公為之師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老純實也

○鄭氏曰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與王

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陳君舉曰古者羲和分守四岳朝有大議必咨焉僉言師錫於是乎取則寰內亦隸所掌夏書六卿出將盖鄉一卿也周制三公統六卿各治其一以倡九牧故周公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而召公以太保率西方諸侯盖二伯兼鄉老者方叔涖中鄉之師則卿為鄉大夫者歟春秋傳宋貳師令鄉而司徒令隧管仲為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率其伍雖損

益非古而列國孤卿亦董鄉事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周氏曰或謂鄉老是三公退朝謝事者立朝則進退百官退閑亦搜舉賢能

陳君舉曰鄉大夫卿也謂之大夫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列職於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畀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地官者以此

薛平仲曰先王內諸夏而外夷狄內京師而外諸夏

而六鄉實置於國城之中以及於郊焉所以使天下之知所鄉方於此也所以流化之必自近者始故鄉之名所以立則其設官也容可得而易哉是以六官之建未聞三公之列于官也而於鄉則見之未聞六鄉為之屬者而於鄉則見之以公鄉之尊不嫌于下行六鄉之事則教化之務顧不重歟雖然先王以三公為鄉老所以重教事而不以三公任其職者則道德之尊無非所以為教先王以六卿而為鄉大夫所

以嚴教事而必以六卿聯其職者則自治而至於禮刑政事皆其所以為教

陳君舉曰鄉遂官吏皆士居人也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兼者則各置焉

劉執中曰王都之外百里之内為地四同而晝為六鄉專其德行道藝之職則三公也六卿也中大夫三十人也下大夫百五十人也上士七百五十人也中

士三千人也下士萬五千人也上下相維禮義之俗成於六鄉而化天下之本立矣○薛平仲曰今見於鄉者下士且萬有八千八百六人焉則推而上之至於大夫祿廩稍餼將若何以共之乎六官之屬莫不各有府史胥徒今見於鄉者曾無一之具此焉則文書調度將何所責之不知鄉大夫於三年之大比所以使民興賢而使之出長使民興能而使之入治則六鄉之大夫士大抵皆取諸此（攷說見遂大夫）夫彼皆受田

於六鄉者也則祿廩稍餼果何煩於上哉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於鄉吏凡羣吏之周旋於鄉以行教事大抵皆身親之况夫鄉師居於教官之府而鄉吏之治惟其所令則府史胥徒其列之於彼者亦悉矣而文書調度又何煩於其下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王氏詳說曰案六卿有正有貳有老皆以職稱如冡宰之職小宰之職

宰夫之職是已其他官屬則不以職稱今鄉大夫非正非貳非老而以職稱何邪葢六卿之正六命也曰貳與老四命也惟鄉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鄉之事雖為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况其上有鄉老又八命之公也每鄉公二人六鄉則三公矣三公無職事而職事預於六鄉若鄉大夫不以職稱而同於六鄉之屬則周公設官分職而尊卑小大之序紊矣

又曰鄉大夫云政教禁令州長云教治政令黨正云政令教治族師云戒令政事閭胥云閭之徵令比長云比之治六鄉之官尊卑不同故周公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且地官掌邦教大司徒之職又不止於邦教而且及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至於小司徒則掌建邦之教法矣鄉師則各掌其所治之教而聽其治矣若乃六鄉之吏閭胥比長則於政教之事有所不足稱也初不過掌閭之政令與比之治而已

鄉大夫州長則詳於教黨正族師則詳於政此政教之所以異也○呂氏曰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政令教治古者政教非二事也禁令為上政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為下比長則於令又有所不足稱也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賈氏曰教法若大司徒十二教以下其法皆受於司徒已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使各教其

所治○王昭禹曰六鄉之吏所受之教法出於鄉大夫鄉大夫所受之教法出於司徒司徒所受之教法出于天子上下相承所由者一道所識者一德風俗烏得不同

以攷其徳行察其道藝

林氏曰徳行六徳六行道藝六藝○王氏曰攷攷知其實偽察察見其精麤○王昭禹曰攷則案書而攷之察則審視之察詳於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鄭康成曰登成也定也○劉氏曰昔未上籍今則籍之謂之登以其初成丁也

○王昭禹曰族師職畢所統者寡故使之校其數然後登上其籍鄉大夫職尊所統者衆故登其籍不校其數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則使登其籍於大司徒也辨其可任者辨其力强而可任以事者也○陳及之曰所謂任者著名於六軍籍也○鄭康成

曰國中城郭中也○黄氏曰國中張横渠謂自郊門以内通為國中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内野自向以往大抵政令皆自鄉出推行於向稍縣都故鄉官多無野法掌之

黄氏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則為疾所謂痤短侏儒者也則舍之國中晚征而早舍為其近而役多野則早征而晚舍以其遠而役少○張氏曰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王氏曰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王昭禹曰其材七尺六尺征之則以其材之强壯故可征其齒六十六六十有五以上則以其氣體之衰所不征也

○鄭鍔曰征者謂任其力以給繇役也○賈氏曰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

陳及之曰六鄉之民雖有定貢至其征之執役貴者以下皆免非是六等則皆征之以此見六鄉七萬五千家特立此為國家武備耳或者見鄉中有師田行役之說遂謂軍役一切調發非矣

愚案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

法先内及外此先王均内外輕重之意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

鄭司農曰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劉氏曰貴者自命士以上賢者能者俊造學士○鄭司農曰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陳及之曰謂執技事上者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鄭鍔曰王制謂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賢能宜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五十不從力

政六十不與服戎則老者宜舍自漢以來宗室及關內侯皆復則貴者舍征之法也八十九十皆復羨卒則老者舍征之法也

以歲時入其書

鄭康成曰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鄭鍔曰繇役至勞民之事有征之者有舍之者不有書以備稽考則吏或以私意為姦役使必有不均之歎矣小司徒以比法頒之六鄉使登衆寡六畜車輦所比者數也故

以歳時入其數鄉大夫所舎所征者則為書以登載之故以歳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徳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劉執中曰大比謂比而求其徳行道藝○鄭康成曰賢有徳行者能有道藝者爕舉言興謂合衆而尊寵之○王氏詳説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其詳且悉耶五家之比比有長初未有可書之事不過防其奇衺而已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

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悌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矣五族之黨書其德行道藝然書之而未能攷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攷之而未能賔興之五州之鄉於是而賔興之以見其人材之成也

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賔之

王昭禹曰周官無三公之職以坐而論道異乎作而行之此所以惟鄉大夫興賢能而三公與之矣葢務

引其君以當道者大人所以事君也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者大人所以治民者也吏謂鄉官衆寡謂鄉民○鄭氏曰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寡也鄉官與民皆在明非出於上之私意所謂使民興賢能也○鄭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鄭司農曰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鄭鍔曰行鄉飲之禮而所舉之人特見賓異主人拜迎之於庠門之外而坐之於西北方尊嚴之地則其榮寵可謂極矣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

鄭康成曰厥其也其賔興之明日也○王氏詳說曰鄉舉里選之法在三代已不同夏商進士之制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自學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始為有官君子皆以遞推而以身至於天子畿内成周賔興之法初不過賔之於鄉而用之於鄉耳是未甞遞推也又不過獻其書耳是其身未甞至於天子之畿内也○鄭康成曰獻進也○鄭鍔曰再拜之禮亦以

表先王尊賢重道之意

鄭康成曰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

○賈氏曰賢能之書亦是寳物故藏於天府

鄭康成曰内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禄之時○朱氏曰内史掌冊命諸侯羣臣於賢能之書内史貳之謂副本也古者封建諸侯内史讀冊命之非特命諸侯亦以命在廷詢其可否

吕氏曰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只看賔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試攷前一段本度末數精詳具

舉固不必説只看他賔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寇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何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當深究之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於士待之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禄故上之人待之甚輕攷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繇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經七級然後得祿其攷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

文字高下為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於古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賈氏曰謂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鄭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

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鄭司農曰詢謀也問於衆庶以寧復有賢能者

黄氏曰和内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驕不中不懾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為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人之德而和為德之末射以別人之行而容為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為射之末射之節欲比於禮而和容為禮之末射之文欲比於樂而興舞為

樂之末皆六藝之中射之一藝也○易氏曰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大射猶然則鄉射為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為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

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為主鵠以皮為之是之謂主皮秉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為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鄭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賈氏曰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為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有德行道藝故還使教民以德行道藝能者德小不可以為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為比長鄉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易氏曰賢者在位則服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

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
采足以治乎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
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成周賓興賢能出於
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出使長
之入使治之者也　○禮庫曰此意甚好大抵一鄉利病風俗善惡惟一鄉知之令一鄉之中有可推者因民興之而因以治民必能興利除害與民周旋於比閭族黨之閒可謂公天下之心自後世鄉舉里選之法壞如天下之官吏悉總於吏部至吏部而受任者其為人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

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鄭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易氏曰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愚案會政致事各有等級比長則致於閭胥閭胥則致於族師族師則致於黨正黨正則致於州長州長則致於鄉大夫鄉大夫又致於司徒六遂鄰長以上亦如之

鄭鍔曰歲終則羣吏會其所行之政而來致其事者

將以攷之而上於長貳故使之先自審也○賈氏曰贊小司徒也

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史氏曰稟令而行也退而憲於其所治者○史氏曰憲之於治羣吏又於鄉大夫而取法也以我所頒者或有可疑又使之自往而驗之致事於歲終上奉時王之政也攷法於正歲不失四時之正也○項氏曰必攷之者欲教無異法法無異義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鄭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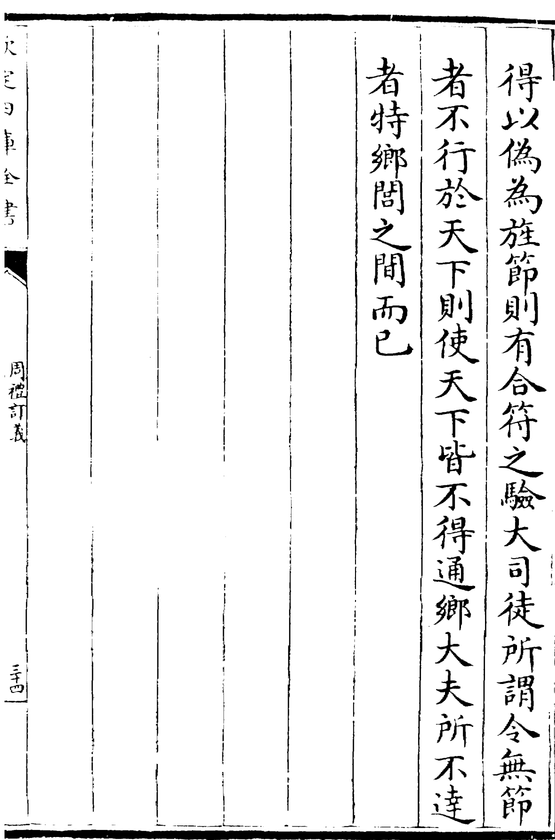
曰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王氏曰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若閭胥則所帥寡○賈氏曰國有大事必順於民心故與衆庶詢謀則六鄉大夫各帥其衆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易氏曰衆庶超出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况漸陶乎司徒之教為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即六鄉所帥之衆庶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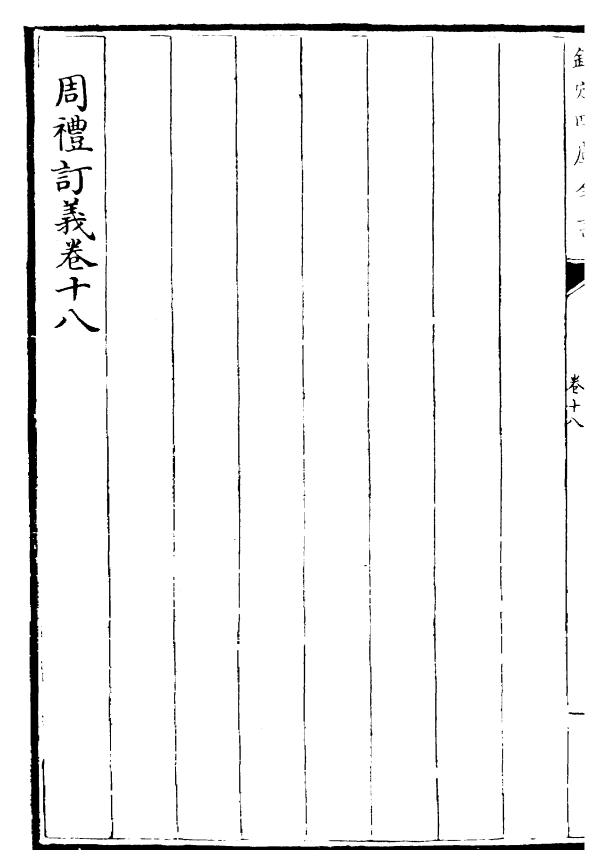
賈氏曰大故謂災變冦戎之事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鄭康成曰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呂氏曰各守其閭則不擾亂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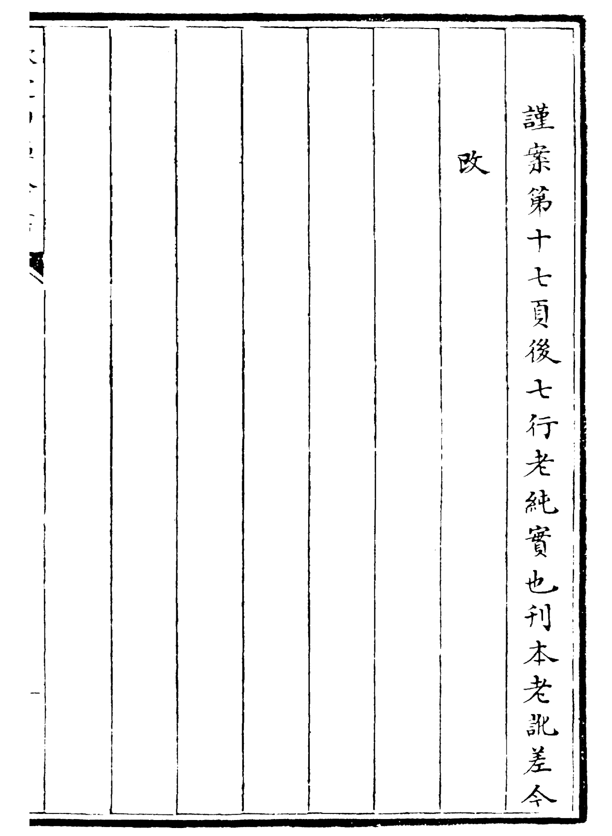
黄氏曰徵發雖有號令無節不達守法之嚴如此鄉大夫專行攷察行藝以興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鄉大夫皆卿也是為軍將○鄭鍔曰令出於口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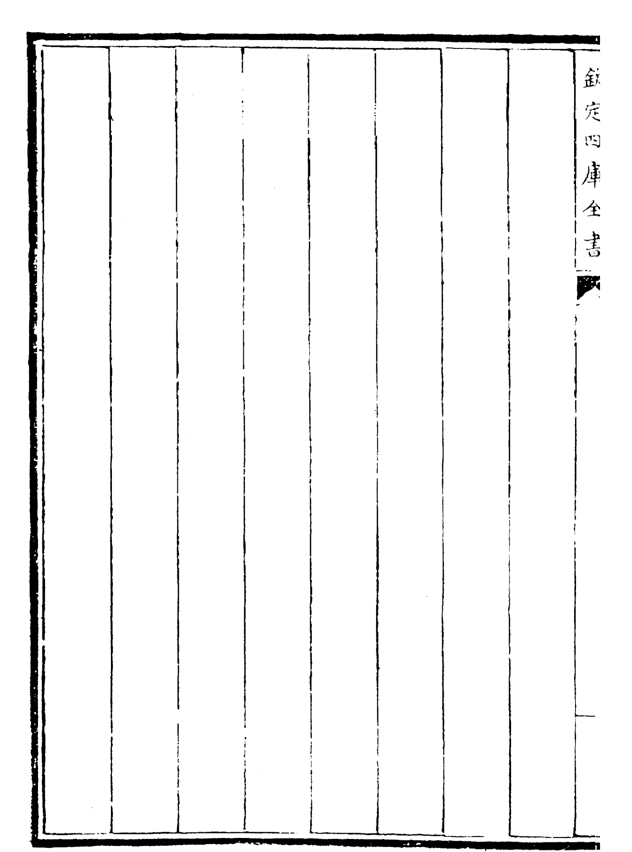
得以偽為旌節則有合符之驗大司徒所謂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使天下皆不得通鄉大夫所不達者特鄉閭之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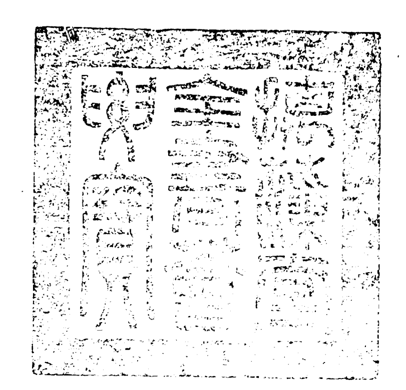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十八



謹案第十七頁後七行老純實也刊本老訛差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五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九

宋 王與之 撰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為州○鄭鍔曰書言唐虞之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而王制言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則長之為尊可知周官之制一鄉而五州一州二千五百家之衆用中大夫一人為之長如五國之長然蓋以一州之人為已衆有事而起則為二千五百人之帥不得不重其權任以統治之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賈氏曰教謂十二教治政令之法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史氏曰州長非獨使之相賙有教焉所以篤父子睦凡弟欽長上之道詳矣又有治政令之法所以齊不齊正不正驅其不帥教者也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鄭氏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也○鄭鍔曰有邦法有教法黨正言正月屬民讀邦

法此但言讀法𥌭下文言正歲則讀教法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為教法○愚案餘說見黨正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至於教法之所示則閭胥於聚衆庶之時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導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誘

掄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眞賢碩能何以責備於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衺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於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於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於人材其教之不茍而進

之有漸如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

而一旦旁求博取務得真才亦疎矣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賈氏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惟春秋二時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鄭鍔曰周制春祈于社秋報于社孟冬劉祠于公社則歲時不一祭也此云歲時祭社則不一時矣王安石以為歲時者則歲一屬而已殆未之攷耶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為知有因於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為力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鄭鍔曰先王教民之法未有不因時以諭其意射之為藝用於朝覲賓燕之時其事為文用於田獵攻守

之時其事為武故以春秋教之春陽用事所以明其事之為文秋陰用事又以明其事之為武因時而教其藝易進因以明義○王昭禹曰古者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其有四方之志先王之為射禮因以習武事焉因以繹志而觀德行焉故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䟽而後發則無不中矣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學凡以觀德行而已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且以別其賢

否也○易氏曰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方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該之

王氏詳說曰四代學名見於王制見於孟子見於學記何其不一學者不可不辨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四代之國學孟子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謂三代諸侯之學學記曰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謂商人之
鄉遂學且王制言四代學制言養國老固知為國學
矣知孟子所言為三代諸侯之學者蓋校諸侯之鄉
學所謂鄭人欲毀鄉校是已鄭以校名其學本夏之
名耳亦猶子産謂鄭伯為男同義鄭以男名其爵本
商之制耳所以知孟子所言為諸侯之鄉學知學記
所言為商之鄉遂學者蓋周禮於州長言射于州序
黨正言飲酒于序令曰黨有庠術有序夫術即遂也

周人以序名鄉學商人以序名遂學況學記所言皆引說命為說所以知學記所言為商之鄉遂學賈公彦以州黨之學名序則鄉之學名庠故遂引鄉飲酒曰主人迎賔于庠門之外失之矣黨有庠則六鄉之學皆以庠為名遂有序則六遂之學皆以序為名是主人迎賔于庠門之外商制也非周制也不然則州黨之學既同曰序何鄉之學獨為庠乎曰黨有庠舉其中以該上下也曰遂有序總而名之也

鄭鍔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何也州黨俱未可以謂之鄉至於為鄉乃有飲射觀鄉大夫言以禮禮賔之則鄉飲可知又言以鄉射詢之則鄉射可知射義言鄉大夫将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以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巳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鄭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

是卒者也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康成曰致之於司徒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

黄氏曰六鄉之軍聽於王主於司徒平居常自為六軍之教甚詳其兵精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理勢當如

此故六鄉徵發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於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於小司徒役致之於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率之而致於大司徒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鄭康成曰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陳君舉曰五黨為州州長正月讀法則五黨之民巳

皆在州而黨正復屬民讀法五族爲黨黨正孟月讀法則五族之民已皆在黨而族師復屬民讀法一日之間既於州長又於黨正又於族師民將奔走之不暇不知當時何以分别

愚案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往往是六卿無爲之只在朝廷所謂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及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徒以退此兩日想若吏若民但聚聽於司徒之府其餘處則不讀鄉吏之首既是州

長亦有正月之吉正歲讀法之事者乃是受法于鄉大夫以退而讀之於州鄉是五州之積想其地亦不甚相遠又次而黨正則四孟之吉與夫正歲想除正月之吉正歲兩日就聽于鄉州其三孟之吉則讀之於黨又次而族師則月吉屬民想又除四孟之外其餘八個月吉則讀之於族又次而閭胥既比讀法除月吉讀之外其他無時不讀之於閭遠於民者其讀彌䟽近於民者其讀彌數此則

先王建置鄉黨分布教條之本旨若讀法日分可以類推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鄭司農曰贊助也○鄭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王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終之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鄉官之長於賔興賢能則以其教之既成也然後賔興之其不言廢則

以見鄉教之成人皆有成才可用而人之過惡與其可廢者不足以言之矣○史氏曰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王之事也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為黨○鄭鍔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為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為黨人所取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鄭鍔曰政令以隄防之教治以訓迪之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鄭康成曰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教彌數

○劉執中曰正月在州三時在黨○鄭鍔曰周制治

民之具有教法又有邦法民知教法則不違乎理義

民知邦法則不麗乎刑辟法立於上其意不同不使

之讀則莫知乎法之意讀不以時則又有擾民之煩

矣州長正月之吉讀法其下文言正歲讀教法如初觀如初之言則知所讀者純於教法黨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法其下文言正歲屬民讀法則知其所讀者不止邦法又讀教法雖有教法實以邦法為先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蓋專以邦法從事使民有所畏而疾趨乎善民畏黨正之糾敢不從州長之勸戒也

春秋祭禜禜敬反亦如之

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禜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鄭康成曰亦為壇位如祭社稷○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鄭鍔曰大蜡之祭亦謂之索蜡言

其名索言其義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為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况造物之元功乎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息老物凡皆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既蜡而屬民飲酒于序所以休老勞農報本反始於歲功之成休老勞農以正齒位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黄氏曰社禜酺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教法禮樂詳於鄉者以其士大夫也而使其民學焉鄭言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教之尊長養老非也鄉之教法非専為農民亦非為農隙而始肄習之春秋祭祀四時田獵正月之吉讀法正歳讀法孟月之吉讀法月吉讀法何嘗一日不教以禮觀遂職則其教農民者可知矣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斯之謂矣

鄭鍔曰行禮雖人之所難飲酒實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乎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葢若此自周而後蜡祭雖存而屬民之禮廢觴酒豆肉而恠民之犯齒衽席之上而恠民之犯貴悲夫○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况大蜡一國之人皆聚若狂而飲酒不以禮正之則其卒於亂也明矣○陸佃曰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賔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於

東南僎於東北坐賔於西北坐介於西南此正位也

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黨正一年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賔興黨正行此禮以

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康成曰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

陳君舉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而又與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

鄭康成曰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賈氏曰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户之東房户之西賔主夾之鄉

人謂鄉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法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朱氏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别設一位如今之功位○史氏曰習鄉尚齒仕而反鄉曲雖至王公安得不與士齒耶蓋周之士大夫仕於其鄉故黨正不得不以貴而節文之仕至三命則不問鄉族皆當臨而治之而與之雜居齊齒將何以正色而率乎下此不當齒之義

黄氏曰壹命受職齒於鄉者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再命受服齒於族者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三命而不齒者貴貴之禮也教之長謂其近於兄教之

老謂其近於父教之貴謂其近於君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鄭康成曰其黨之民○鄭鍔曰祭祀喪紀冠昏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以禮為主於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於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為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為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鄭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鄭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賈氏曰帥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鄭康成曰書記之○鄭鍔曰或謂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與夫春秋之禜有糾戒之讀法歲十二月又有正

齒位之飲酒於是時也不書其民德行道藝至於正
歲讀法則一書之何也蓋讀法而糾戒之特以勉勵
其修為之始大蜡而正齒位特以變革其田野之習
正歲始一書者見德行道藝之難能使人終歲修之
以俟一朝之見錄非正歲則黨正不書非修習之已
成則正歲不書聚民讀法以書之重難其事如此彼
見書之人豈一朝而幸得之哉○王昭禹曰黨正之
所書固非一日之積州長所以攷而勸之者亦因黨

正之所書而已鄉大夫所以攷而興之者又因州長之所攷而已

以歲時涖校比

鄭氏曰涖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涖○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黄氏曰校而比之○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差失也

及大比亦如之

賈氏曰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王昭禹曰鄉大夫三年之比也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鍔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為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為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為氏受氏為族合族既衆儻不率馴教訓則早陵尊幼犯長

而家道不正況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為名乃是合族而教之之意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鄭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氏曰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鍔曰族師之官以掌教為主乃使之各掌其戒令政事不及於教何也嘗以州長黨正攷之長以表率為義正以董正為義故二官皆言掌其教治師者人之模範名官曰師則不待言而知其所掌者

教矣然設教之道能使人畏服於不言之表則其教必不肅而成是故官以師為名而專命以掌其戒令政事戒以使人勿犯令以使人必從大有政小有事則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人人皆有所畏則師嚴而道尊教化不行者無有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鄭康成曰月吉每月朔日也〇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

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非特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鄭鍔曰每月之吉聚而教之當使之讀法可也今乃使之讀邦法者蓋常人之情畏拘檢而樂放逸將欲之率教化必先使之識邦法使知邦法為不可犯則莫不轉而循教法是則每月之讀邦法乃所以驅之使從教法

賈氏曰此云孝弟睦婣惟擬六行之四事○黄氏曰

孝弟睦婣人之性質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成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王昭禹曰黨正賢於其黨而已其賢不足乎州長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族師賢於其族而已其賢不足乎黨正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春秋祭酺亦如之

鄭康成曰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賈氏曰案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公酒為之今此族畢不得公酒為禮故云族無飲酒之禮鄭知祭酺有民飲酒禮者案禮器云周禮其猶醵與鄭注云合錢飲酒為醵又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鄭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横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布德於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王昭禹曰祭酺必於族祭禜必於黨祭社必於州者

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於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於五百家之黨酺之祭爲小矣故祭酺於百家之族鄭鍔曰當祭酺之時復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之人豈非少長咸集又得諸公論而知其實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賈氏曰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鄭鍔曰比法者小司徒頒於六鄉之比法也在鄉師則謂之國比言是法本於王國而非臣下之所私在族師則謂之邦比言是法行於邦中而非特一族之所專○賈氏曰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長○王昭禹曰校其數而登其籍於鄉大夫○項氏曰夫以田言家以居言如家七人為衆家五人為寡貴賤老幼癈疾則不任

可任六尺以上七尺以上者六畜牛馬羊豕犬雞車

駕輦挽皆辨之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

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愚案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

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為伍家自為伍彼此締

絡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

黄氏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為聯法也故五家為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為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為比十家為聯行則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鄉合非野合也四閭為族八閭為聯八閭二百家軍法雖四而調一要必以是而起鄭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是也大司馬有

車有徒故十人為聯則伍合二伍二百人為聯則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計之七十五人共車三伍百二十五人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則皆什也晋荀吴毀車為行而曰以伍共車為先又曰困諸阨又克蓋當險野利用徒盡合車人而用之故謂之以什共車此本先王徼意荀吴窺見之耳然必素相聯合故倉卒可用

愚案相保是見居者則任之相受是新徙者則受

之餘見大司徒

王昭禹曰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所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所同好而無所蔽○賈氏曰刑罰慶賞相及者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寛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勑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寛以安天下先後異制各有云為○

李景齋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法而一有為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為不善者亦或從而保受之焉則其罪必及之矣此先

王驅民而之善之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於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相及亦繼於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皆期於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為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於善哉聖人善俗之道其微權實寓於此○項氏曰相保相受則司徒比閭之說猶懼其未足也故使之為聯互相保受則奸私奇衺無所容於其間而善惡公矣然徒使之保受無利害則保受亦虛設也故又有刑有賞有罪則相及有賞則相共夫如是則保受無所妄矣故入可以受邦職出可以役國事死可以相葬埋皆有託也

王昭禹曰職隨其所能而任之凡邦之民莫不然事隨上所作惟國中而已○黄氏曰以相葬埋則四閭友助益至以相葬埋為族正以相葬為事故也○黄氏曰事益易辦○鄭鍔曰平居如此則有事而在軍中前日之受邦職者今其敢廢軍政乎前日之以役國事者今其敢顧私家乎前日之相葬埋者今其敢畏死而不相救乎然則族師之法實軍政所寓矣

陳氏曰鄉遂雖有内外之别然遂之相保相賙相葬

不異於鄉鄉之相受相糾不異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也既以五家為比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十人為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

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歳終則會政致事

鄭鍔曰一族之衆居則有比閭之聯而卒伍猶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於作之而師田行役族師遂為一卒之長欲其師行之有統則必合為卒伍○王氏曰以伍聯伍故謂之合欲其攻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合則使之聯而不散簡則使之精而無敝又用鼓鐸旗物率之至於師田行役之所○賈氏曰帥而以至者帥至於鄉師以致於司徒也猶恐其在軍之不肅復掌其治令戒禁刑

罰既已防之於其前又有以驅之於其後孰敢不率哉至歲終會其一歲所行之政而致其事於鄉大夫則一族之政舉矣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鄭鍔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為一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為中

士固足以自別於庶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各掌其閭之徵令

史氏曰閭胥於民尤近掌其征令而已異於師也徵令者下之所言皆是也○鄭鍔曰有所求取於民則曰徵有所役使於民則曰令閭之政令小司徒行之閭胥掌率一閭之民以聽之故各掌

易氏曰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

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賛族師之校登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而可以數計之○鄭鍔曰說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唯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鄭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王昭禹曰分而言之則曰師曰行役政師田也役合而言之同謂之役政○黄氏曰司馬政典也喪紀大喪之事也○黄氏曰四閭為族曰即州長所謂大喪之事閭胥特以聚衆庶為事而已若作民而用之非所掌使之相葬○王昭禹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黄氏曰數謂其事之有數者比謂因其叙而比之居

則五家為比故讀法亦使比而聽之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法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法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法大抵州黨族各有法則各以其時而讀之閭亦自有法則因其聚而讀之○賈氏曰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故云既比則讀法

黄氏曰任任其事也○史氏曰任信於朋友恤憂其事也○史氏曰

恤憫其窮困任恤必敬敏者於是書焉○鄭鍔曰六行之
教曰孝友睦婣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敬敏也今乃
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為能者
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機不速
必視其能敬敏於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為
高行此與族師書其睦婣有學者意同
賈氏曰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
敏○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

之賢不足於族師故書其敬敏任恤而已任恤與孝友睦婣同為六行任恤為末孝友睦婣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閭胥書其任恤而已

凡事掌其比觵古横反撻吐達反罰之事

賈氏曰言凡事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黄氏曰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當其比時有違失見以觵撻罰之○王昭禹曰閭胥主於聚衆庶而比之則所謂觵撻罰之事者特於比衆

庶之時也詩曰兕觵其觩則兕觵罰爵也○鄭康成曰爵以兕角為之○賈氏曰輕者觵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書曰撻以記之則撻罰扑也○賈氏曰

林氏曰事有小大則比之使聚行有不中則觵之使中才有不達則撻之使達為有過失則罰之使恥閭胥致詳於事如此

史氏曰二十五家之失禮疑若不足閡於治亂而先王之罰不恕如此固不以二十五家而廢治也

鄭鍔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遷善而遠罪也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史氏曰民之治自族黨州鄉為附庸為侯邦為天下其本則出於此欲治天下必行比法可也是故先王於此尤所致意雖合為六鄉統為天下其法亦必以此名之○鄭鍔曰聖人作易地上有水則名卦為比以水與地至相親也五家可謂親矣故名曰比然其

長下士也乃同乎州長之長殆亦以其位卑爵微不足以長人故命名之義不嫌於上同○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為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為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為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楊氏曰先王度地以居民因田以制祿天子之縣凡九十三國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載師有士田則士之受

田即禄也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夫五家為比以一下士長之王畿合六鄉之衆比長以萬計若以受天子賦貢禄之則以財不足為疑無足怪者王制言王者之制禄者則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之田視伯大夫之田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自三公以下皆以田言之制禄以田明矣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各有所待而士禄不與則不以賦貢禄之又可知矣

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楊氏曰奇者常之反衺者正之反○鄭康成曰衺猶惡○鄭鍔曰相受則以容言之○項氏曰相容不相擠排相和親以情言之○項氏曰相好不相乖離○王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而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而言之則皆相保受相和則不乖相親則不踈如此則愷悌和樂之風形而乖爭陵犯之變無由而作矣先王禁民為非於其

徼而致察故始於五家之比

史氏曰周之治本於閭門又以比法輔之則五家之家法素嚴矣其相受相和親固然也所慮者奇衺之民忽生其間遂能敗羣亂俗同比之民不能絶其萌相帥於無過之地至於有辠豈不相及乎相及者若今連坐也○項氏曰五家有辠惡姦宄則相及賴其相察

鄭鍔曰一比之中如此及合為一伍則驩愛之心足以相死一伍如此軍政定矣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王昭禹曰孟子曰死徙無出鄉者其常也此言徙於國中及郊于他者其變也○黄氏曰國中即六鄉也鄉大夫曰國中自七尺至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舉國中對野則六鄉為國中可知此舉國中對郊蓋六鄉餘民居于四郊者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若為進退陞黜之法者○鄭鍔曰軍政寓於鄉一家遷則一伍廢而軍法壞令乃有徙居之法蓋地有廣

狹民有衆寡勢不能無遷○鄭康成曰謂不便其居也然非民得以自遷為比長者授之行之則奉上令而遷也○鄭康成曰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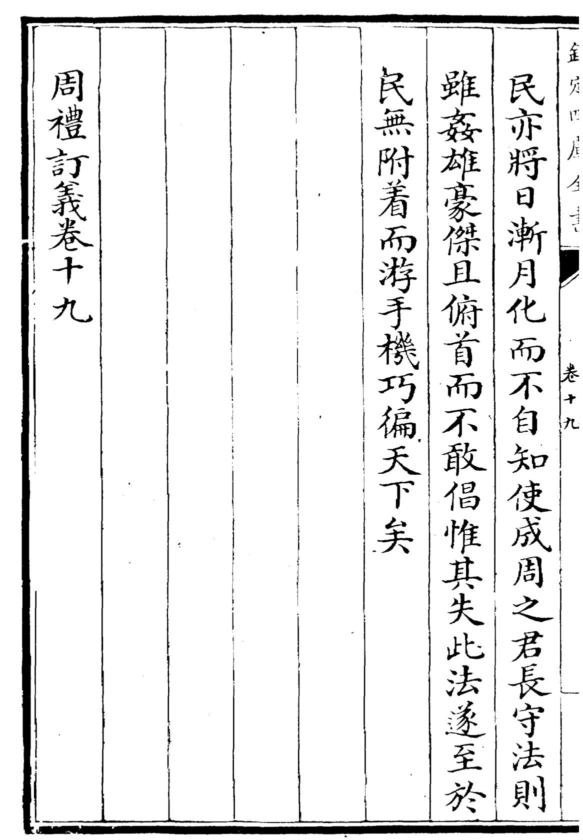
賈氏曰當鄉之内遷徙直須伍長送付彼吏若徙於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行之○陳君舉曰至遷於他所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蓋非甚大不得已則不容其遷不然鄉民盡出遷居則六鄉為虛矣為之

旌節以防呵問者鄰長謂從於他邑則從而授之亦謂在其遂中至從之他則亦如是先王於鄉遂中蓋嚴如此○史氏曰若徙于他則不可面相授受予之旌節以為信則彼得以受之矣何者知其無過也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

劉迎曰居鄉無授出鄉無節此無根着之人故以圜土内之○鄭康成曰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求其情○史氏曰無授無節非有過則必其無土著者彼之得之寧不呵問内之圜土者既防其奸僞又冀其回心而止於無過此先王之仁政也豈有

罪者耶司圜掌圜土之官其曰收教罷民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固非獄矣但以土為圜而立之出入之限先儒謂繫之圜土而考辟之則真以為獄也不然其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有罪者可知呂氏曰先王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從於彼又授之於他徙于他則為旌節無授無節則是無係屬之民而因之圜土矣閒民無常職但不服職而已有身則有家有家則係於此可知如是則雖有游手機巧之



民亦將日漸月化而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法則雖姦雄豪傑且俯首而不敢倡惟其失此法遂至於民無附着而游手機巧徧天下矣

周禮訂義卷十九